



我喜欢的就是这种不动声色的光泽。这甚至直接跟我的写作观对接。我希望我的小说也是这样一种底色。



另一个细节是，大明和米粒。米粒跟豆腐老倌私通，大明可以忍受。但当三人一起吃一顿酒时，当米粒将最后一口酒给了豆腐老倌，大明就受不了，他觉得米粒心里已经没有他了。他就选择了死亡。用食物，只是一个方式，我更想表达的是人的情感和人生的某种阴差阳错。如果不是食物，换了其它，也可以做这种表达。

梦里红尘

《新民周刊》：窗棂。灯笼。招牌。算盘……小说里，除了对各色物件的精准描写，如何选货、加工、包扎，如何手脚麻利、脑子活络地服务顾客，道道工作流程清清爽爽，可见在“南货店”这个题目上所下的考据功夫。

现实生活中，你也是喜欢收藏的人——为什么喜欢收藏东西？是否觉得一件器物不是单纯的一件器物，所以习惯用更富温情的视角来打量它们吗？

张忌：我觉得旧东西身上有一种特别迷人的光泽。新东西上也有光泽，但这个光泽是向外的，甚至是刺眼的。但旧东西上面的光泽却



是收的，是不动声色的，是舒服的。这是一种审美上的选择。我喜欢的就是这种不动声色的光泽。这甚至直接跟我的写作观对接。我希望我的小说也是这样一种底色。

另外一点，年纪越大，越会对历史感兴趣。对于我来说，接触这些老东西，是一种特别直接的理解我们先人的一个渠道。他们穿什么，用什么，他们的目光看见的是什么。这是看书看史料所不能带来的感受。这个感受是直接的，微妙的，是不可言传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南货店》有两个版本的结尾。之前那版是怎样的？基于什么理由，使你将结尾改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版？

张忌：其实两个版本差别不是特别大，之前也是一篇悼词，但两个悼词的写法不大一样。现在这个结尾更直接地呼应了我写这个小说的初衷。其实我们的父辈，甚至更早一些的人就像我们对他们的一个陌生感，他们是以一种固定的名词方式存在的。父亲，母亲，祖父，祖母。我们很难用一种平等的目光去看他们，去体味他们。这跟悼词的写法是一样的，不同的人落在悼词上，都是相同的。我的小说起因是想看到我们的父辈到底是怎么来

的，可最后转了一大圈，落在悼词上，却又是相同的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他形成了一个怪圈，但从某种程度上，他或许也构成了答案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时代风浪里，有些人似乎变了，比如在秋林心里“人设逐渐坍塌”的许主任；有些人似乎没变，比如杜梅，告别这个世界前，她亲自做好的、挂了满满一屋的衣裳，是她始终如一的眷恋。

又似乎有些东西，应该是没有“似乎”的，它自有主张，一直都默默地坚守着——比如马师傅的生意经，和他最后一次站柜台特意换上长袍的那份仪式感。

你是如何理解被时代裹挟的人性的体面、分寸、尊严、底线？以及，价值观的变与不变、前进或是倒退？

张忌：对于这些人物，其实我也是看不清的，我也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。时代大潮来了，看上去大家各有各的变化，也各有各的执念。你举了许主任的例子，可许主任真的变了吗？我觉得也未必。也许只是他做事情的方式变了，他的内心并没有变。马师傅没变吗？也未必，或许只是外在行为没有变，心底固有的想法可能已经变了。这